全球南方转向下黎紫书小说的南洋众生书写与跨族群叙事

陈矿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黎紫书是马华文学由“悬浮”走向“在地”的标志性作家。本文以全球南方转向为理论视域，以《流俗地》为中心、兼及《告别的年代》诸作，考察其南洋众生书写与跨族群叙事。黎紫书以盲女银霞的非视觉感知为叙事方法，卸除族群标签与视觉中心主义，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族群聚拢于锡都楼上楼的市井日常，以深描式笔法呈示锡矿之都兴衰中的空间政治与地方感；其创作完成从先锋创伤书写、国族寓言到跨族群日常共生的主题转向，既解构中心—边缘秩序，亦改写“雨林暴力”式的马华叙事定式。在全球南方文学坐标中，这一“流而不俗”的众生图景以魅态文化回应拉美魔幻传统，以饮食、节庆与鬼神信仰的微观深描贡献地方性知识的文学样本，为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话语建构提供去中心化的启示。

关键词：黎紫书；《流俗地》；全球南方转向；跨族群叙事；南洋众生书写

基金项目：中国周边国家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资助项目“全球南方转向下当代马华文学跨族群书写研究”（课题编号：26ZBGJ-B001）阶段性成果。

DOI：doi.org/10.70693/202610252969

The Portrayal of the South Seas people and the Cross-ethnic Narrative in Li Zishu's Novels under the Global South’s Turn

Chen Kuang

College of Chinese& ASEAN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Li Zishu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who has 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from "floating" to "local". This article, with the theory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shift, focuses on "The Ordinary Place" and also includes other works such as "The Era of Farewells", to examine her portrayal of the South Asian people and her cross-ethnic narrative. Li Zishu uses the non-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blind woman Yinxia as the narrative method, removing ethnic labels and visual centrism, gathering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of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around the urban daily life of the tin capital.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tyle, she presents the spatial politics and local sens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in capital; her creative work has completed a thematic shift from avant-garde trauma writing, national allegory to cross-ethnic daily coexistence. It not only deconstructs the center-periphery order but also rewrites the "rainforest violence" narrative pattern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literary coordinate system, this "flowing but not vulgar" picture of people responds to the magical tradition of Latin America with charm culture, contributes a literary sample of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micro-level detailed depictions of food, festivals, and beliefs in ghosts and gods, and provides decentralized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outh discourse.

作者简介：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比较文学与艺术美学。

Keywords: Li Zishu; *The Ordinary World*; Global South Turn; Multicultural Narrative; Writing about the People of Southeast Asia

“全球南方”作为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理论视野，其核心关切在于对殖民现代性遗产的反思，以及对中心—边缘不平等秩序的解构。在这一视野下，文学研究开始重新审视那些长期处于世界文学版图边缘的写作实践。马华文学因其独特的族群构成、殖民历史与离散经验，天然构成观察全球南方问题的绝佳样本：华人在马来西亚既是定居数百年的“在地者”，又始终面对国族政治中的边缘位置，这种“内在的边缘性”使马华文学的跨族群书写成为全球南方去中心化命题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而微的实践。

黎紫书是当代马华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从早期以先锋姿态书写梦魇与创伤的短篇创作，到《告别的年代》的后设实验，再到《流俗地》以盲女古银霞的“视域”为辐辏点、折射锡都怡保华人底层众生相的写实转向，其创作轨迹本身就浓缩了马华文学的当代嬗变。《流俗地》问世以来，学界围绕其叙事特征、市井美学、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地方感营构、“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化可能以及不可靠叙述、创伤叙事、魅态文化书写等层面已有相当积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本内部的形式分析或单一维度的文化阐释，而将黎紫书创作置于全球南方转向的宏观视野下，系统考察其跨族群书写的成果尚不多见；对《流俗地》中华、巫、印三大族群共生结构的探讨，亦多被“地方书写”“女性文本”等框架所遮蔽。

鉴于此，本文以黎紫书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全球南方转向为核心理论视野，紧扣“全球视野—本土实践—区域差异”三重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梳理全球南方文学去中心化命题与马华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搭建理论框架；继而立足马来西亚族群政治语境，借鉴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与“深描”的方法，结合文本细读剖析黎紫书跨族群书写的主题演变、美学策略与身份表达；最后聚焦东马与西马的区域差异，并探讨其书写与全球南方其他区域文学的南南联结可能。本文力图通过黎紫书个案，揭示马华文学在全球南方文学版图中的独特价值，为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文学话语建构提供参考。

一、全球南方转向与黎紫书书写的理论视野

（一）全球南方文学的核心命题：去中心化与中心—边缘秩序的解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由地缘政治术语转译为文化批评范畴后，其核心命题便不止于地理的南北分野，而是认知论层面的去中心化：解构以单一文明为顶点、以边缘为匮乏的等级图式，转而承认南方社会自身经验与知识的生成性。就文学而言，这一转向表现为三重位移：边缘经验取代中心想象成为叙事主体；方言俗语与多语混杂进入文学语言；日常生活取代宏大事件成为进入历史的入口。这一位移在拉丁美洲、非洲与东南亚文学中几乎同步发生，构成南方文学共享的世纪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上，吉尔兹将地方性知识视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主张以“深描”穿透表象进入意义之网，文学则是最具综合性的深描实践。既往以詹姆逊“民族寓言”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论述，惯于将南方文本读作国族命运的隐喻注脚，边缘因此永远处于“被阐释”的位置。全球南方的文学批评正是要在这一处倒转目光：不再追问南方文学如何印证中心的理论，转而追问地方性知识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明普遍性。马华文学恰身处这一张力的漩涡：它既被华语文学传统之中心所笼罩，又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体制中被排斥，双重边缘处境使它天然成为检验去中心化命题的试金石。

（二）全球南方转向与马华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

马华文学研究长期为“中国性、边缘性、悬浮”三关键词所主导，其问题意识正是中心—边缘秩序的产物：相对于汉语文学母体，它是边陲；相对于马来西亚国语文学，它又是异质。历史地看，1957 年独立、1969 年“五一三”事件、新经济政策的族群配额，直至 1990 年代民族政策的融合化调整，构成马华身份书写的社会地层。在此语境中，以黎紫书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自觉告别“悲情”与“自怜”，转向“反族群本质论、在地性、主体间性”的书写。黎紫书自陈“不再强调斗争性，而试图呈现不同族群的磨合与共处”，正与全球南方文学以日常生活承纳历史创伤的取向同构。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长期被排除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体制之外，这种制度性边缘化与全球南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处境同构，

使马华经验成为检验南方文学自主性的典型案例。全球南方转向为马华文学研究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重估框架：将马华问题从华语文学内部的支流议题，重置于全球南方多族群社会如何共处、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的普遍命题之中。

（三）黎紫书创作的位置：从《告别的年代》到《流俗地》的轨迹及其意义

黎紫书 1971 年生于霹雳州首府怡保，其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天国之门》《山瘟》诸篇营造梦魇氛围与异质空间，家宅、阁楼、旅馆成为禁锢与欲望的容器；中期《告别的年代》（2010 年）以“俄罗斯娃娃”式的三层后设结构处理未曾亲历的“五一三”创伤，书从第 513 页写起，马来语“玛纳”（哪里）一词出现一百二十八次，那本没有出版社、没有版权页的“大书”是正在消失的南洋语言的挽歌；晚期《流俗地》（2020 年）则急遽转向，以四十个小节倒叙连缀锡都三十年人事，小节题如词条，春分、夏至与奚仔之死、南乳包、点字机并列，日常与节气同构，首尾扣住 2018 年 5 月 9 日马来西亚首次政党轮替。黎紫书自道“时间才是这个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正揭示其由元小说时间游戏转向时间作为命运载体的变化。王德威以“柳暗花明的寓言”称许这一转向，潘雨菲则强调其非断裂而是二十余年积累的“大成若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并非对先锋性的放弃：蔡晓玲称其“以先锋为矛、以传统为盾”，形式实验仍在，只是收敛于市井的肌理之中。从先锋创伤到在地深描，这一轨迹使黎紫书成为考察马华文学乃至全球南方文学转型的枢纽性个案。

二、南洋众生书写：跨族群书写的主题与美学策略

（一）族群拼图与底层众生相：《流俗地》三大族群关系书写与市井日常叙事

《流俗地》的南洋众生相以楼上楼为圆心展开。近打组屋底层一店一族群：秀强踏车、瑞成五金、丽丽裁缝、明明药行，马来人的服装店、印度人的杂货铺、巴布的理发室、玛吉的茶室比邻而设，族群拼图首先是一幅铺面的地图。组屋外墙的铁窗花如白鸽笼，二十层的高度曾是城中地标，如今被更高的楼群遮蔽。住户亦各有其业：奚仔开罗厘，老古驶德士，马票嫂卖万字票，宝华报馆经营新闻与闲话。教育的三段失败路亦构成底层的隐线：马票嫂退学，银霞被坝罗华小拒收，婵娟因学生自杀辞职。而贯穿全书的“铁三角”，即以盲女银霞、华人细辉与印度裔拉祖三个边缘孩童的友谊，将族群共处从空间事实升华为情感事实：拉祖读华小、华文考 A，玛吉给细辉起印度名“细辉·巴布之子”，签文“三姓俱相伴”仿佛为这段关系写下谶语；银霞听收音机里的《西游记》历数八十一劫，把盲棋下成一场小小的江湖。但黎紫书并不将共处写成融合的乌托邦：梁金妹拒请拉祖赴宴，理由是“非亲非故，非我族类”；老古嫌拉祖“黑皮肤没法跟亲戚解释”；学者更敏锐地指出，“仨”章三主角中独缺马来裔。共生与隔阂并存，日常与创痛同室，这才是南洋众生书的真实肌理。市井日常叙事的价值正在于此：德士电召台从日接千电到“老兵死守的荒地”，锡都无线德士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矿都经济史，底层人物的柴米油盐因而成为大历史的另一种纪年。

（二）美学策略：“盲”作为方法、方言俗语与魅态文化中的族群交融

“盲”是黎紫书最重要的美学装置。她自白：“我想从一个盲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社会，她的眼睛看不到那么多标签……盲点其实比盲人更多”。银霞以听觉、嗅觉、触觉“把整个锡都详细描绘在黑暗中”，倒背《大伯公千字文》而默画锡都地图；被性侵后面对父亲“是马来人么？印度人么？华人么？”的逼问缄默不答，恰以不视之眼取消了族群指认的暴力。胡星灿由此读解出“群体的‘盲’、人性的‘盲’、历史的‘盲’”，其论与德里达《盲者的回忆》、列维纳斯对“光的暴力”的批判一脉相承。陈雅思更从叙述学层面指出，视障正是《流俗地》不可靠叙述的核心机制，隐喻马华“在而不属于”的处境；刘诗宇则称此书为“不见色”的无字书，银霞在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安稳生活；曾麒霖将这种跨感官的体悟概括为“自我”的拓展与想象。李礼注意到黎紫书以皴染式的勾勒与重复铺陈这幅浮世绘，盲视反衬洞见，“流俗”二字在土部、水部与“人谷”的字源中显出深意。与“盲”互为表里的是语言的深描：怡保以广东话为底色，华文里浮动着德士、摩哆、罗厘、巴刹、娘惹、叻沙等英、马、淡米尔音译词；马票嫂通晓粤、客、闽、潮及淡米尔语、马来语，“辨不出来说话者祖籍梅县”；银霞给猫取名淡米尔语“普乃”，被人质疑时答“那又怎样”，多语混杂在此不再是失语的症候，而是族群交融的语言学在场。魅态文化

则构成第三重策略：马绍玺指出黎紫书“既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吸纳马来西亚华人的鬼魅文化信仰”，楼上楼的女鬼、何门方氏的问米、方士驱邪的步罡踏斗，与诸神“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各居其所，排排坐食果果”的石窟寺景观交织，人、鬼、神三性共居正是南洋市井的信仰生态。这种信仰生态不是异域奇观，而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自携带的神明在同一屋檐下的相遇，“赋魅”与“祛魅”在其中互为表里，它同时是跨族群叙事与全球南方魔幻传统对话的接口。

（三）主题演变：从先锋创伤书写到跨族群日常共生的转向

回望黎紫书创作全程，主题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辨：早期文本以梦魇与异质空间书写欲望的禁锢与出走，创伤以嚎叫般的先锋姿态呈现；《告别的年代》将“五一三”编码为后记忆的缺页与空白；至《流俗地》，创伤转为隐性在场，“五一三”下沉为组屋男人们闲谈的谈资，拉祖之死被压缩于一节而前无预兆，银霞的受侵迟至不惑之年的自述方得言说。陈静指出，创伤症候经由言说而获疗愈，个人创伤终而接通族群创伤，并超越至普遍人性。黄家骏以空间叙事理论比勘两部长篇，概括马华身份由断裂飘忽到稳定确定的转变。创伤不再攫取叙事，而是被日常承纳、被时间消化。陈欣欣以巴赫金狂欢理论读出其中的“日常化狂欢”，即底层在压抑中自创的生存智慧；大辉为投票从外地归来，节庆与选举在组屋的日常中交织，成为“五一三”之后历史再度现身的瞬间；丁浔予以“播种胜于烧芭”概括这一由“黑暗之心”到“也有光”的变迁。从创伤到共生，并非遗忘，而是将伤口放入众生日常的肌理中慢慢愈合，这正是跨族群叙事由主题层面转入伦理层面的标志。

三、地方性知识的文学深描：身份表达与在地认同

（一）锡都空间与族群地理：矿都兴衰中的空间政治与跨族群聚居

锡都即怡保，霹雳州首府，近打河畔因锡矿而享“世界锡都”美誉，至黎紫书出生时已成没落锡矿之都。怡保的荣枯系于锡价，小说中德士、旅馆、组屋的兴衰皆是矿都命运的余响。小说的空间书写深嵌这部矿业兴衰史：州府、锡埠、锡都的命名演变，记录着地方如何被现代资本命名又抛弃；开篇即写“锡都是个山城，路南重峦迭嶂，山壁许多山洞像被史前巨大白蚁蛀空作巢，都被开辟成石窟寺”，地质与信仰在同一条山脉上交叠。樊昕媛以“锡都”为巨大的时空体隐喻，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在其中互为缩微与放大。空间的位移更是族群政治的显影：文冬新村是殖民时代新村制度的产物，楼上楼是“暂居地”性质的过渡栖身之所，美丽园则是后现代式的封闭排屋；近打组屋曾为城中最高，却随城市扩张退入暗角，正对应马华社会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岳寒飞借列斐伏尔“都市的半殖民主义”揭示这重空间政治。但边缘空间同时是族群交汇的沃土：组屋临小印度、坝罗华小与旧街场茶室，五兵路石窟寺群一窟一庙、诸神并祀；平乐居茶室日间是市井的信息集散地，入夜则被闲谈与鬼故事填满。跨族群聚居在空间上早已先于叙事而存在。黎紫书让银霞以听觉行走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锡都，遂使空间从背景变为可见的命运，近打河畔的楼上楼由此同时是居所、记忆与政治寓言的三重空间。

（二）从“离散”到“在地”：跨族群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嬗变

马华文学的经典母题是离散：旅馆、阁楼、边陲反复充当无根之喻。黎紫书的意义在于以“域内人”立场完成从离散到在地的转向：在地经验不是知人论世的外部判断，而是人与地方长期厮磨中生成的知识体系。银霞失明之后反而最确凿地拥有锡都，她以记忆和感官为地方建立秩序，给顾有光的盲文信里写着“老师你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空气中的变化”，爱以触觉的形态存留；陈力君称其“残障而神性”，灵光恰在暗黑处显现；翟业军则说，银霞“安稳生活于墨一样的世界，并不想踏入五光十色”，她通晓的并非视觉的锡都，而是声音的、气味的、温度的锡都，这种知闻方式本身便是对“眼见为实”的南方式反诘。认同的嬗变在个体命运中层层展开：拉祖由华小状元而律师而参选，其印度裔身份在华人社会中一路华化，最终却以巴冷刀下的横死暴露融合的裂痕；周笑津与马来青年安德鲁相恋，后者皈依伊斯兰、改名阿都奥玛并当选国会议员；银霞被称作“迦尼萨大神眷爱的孩子”，她以右掌竖起的象神手印回答“断掉的右牙象征为人类牺牲”，印度象神护佑华人盲女，构成郭盈颖所谓混杂文化身份的“第三空间”；老古则象征第三代的妥协与麻木，华人身份在琐碎生计中磨去锋

芒。与此同时，最虔诚的华人信徒婵娟恰是全书最刻薄自私的人物，这近乎故意为之的祛魅，宣告“中国性”不再是身份的唯一尺度。从离散到在地，身份不再是被追认的祖源，而是被实践出来的共处。

（三）“地方感”的形塑：饮食、节庆与鬼神信仰的深描及其诗学意义

地方感经由最日常的物事成形。饮食方面，芽菜鸡、白咖啡、豆腐花与鸡丝河粉之外，印度女人年夜烹咖喱牛羊肉，苏门答腊女佣做黄姜饭与巴东牛肉，五月花旅馆 301 号房的咖喱羊肉辛辣味成为母亲记忆的延伸；拉祖为细辉捉翠鸟入药治哮喘，被秦俊杰读作“以食为药”的国族寓言。节庆方面，锡都九月节日密集：中元、中秋、独立日、哈芝节、回历新年、大伯公诞、屠妖节接踵而至，中秋夜组屋各层搬出折叠桌祭月，孩子提灯笼到处跑，大宝森节拉祖家一楼设起神塔，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时间表在同一个屋檐下交错为历法。鬼神信仰方面，拿督公与大伯公并祀为土地神，石窟寺中迦尼萨、观音、财帛星君同龛，鬼月立佛号石碑，中元普渡与哈芝节并置。这些细节正是吉尔兹意义上的深描对象：南乳包的香味能瞬间唤回整段今昔记忆，每一味食物、每一个祭仪都是可解码的文化符号，地方感由此从抒情修辞落实为可触可尝的肌理。段义孚说，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便成为地方；马票嫂回首一生，“成了巴刹里高挂的一盏灯或梁上的燕子”，人亦如地方一样被岁月安放下来。黎紫书以饮食、节庆、鬼神的深描完成的，正是这一由空间到地方的命名：地方感即认同的物质化，“流而不俗”的锡都由此获得诗学意义上的自足。

四、区域差异与南南联结：黎紫书书写的空间视野

（一）东马与西马之间：族群结构、书写主题与作家情感的差异及张力

马华文学素有“三版图”之分：西马、东马与旅台。东马书写以婆罗洲雨林为舞台，张贵兴《野猪渡河》、李永平《大河尽头》以原住民、猎头与淫雨奇观构建南方想象；旅台作家黄锦树则以《雨》《乌暗暝》的暴力情欲寓言著称。相比之下，黎紫书始终立足西马怡保的城市市井，族群结构上面对的是华、巫、印三大族群密集共居的社会，而非雨林与原住民。书写主题因之殊异：东马雨林派让历史以暴力显影，黎紫书却让历史“温文尔雅”地过滤为饮食与日常；作家情感亦判然有别，旅台作家在“蕉风椰雨”的标签化期待中写作望乡，黎紫书则以“域内人”的笃定宣称“吾若不写，无人能写”。东马与旅台作家的情感底色是流亡与乡愁，黎紫书的情感底色则是扎根与共处：前者以距离书写故土，后者以厮磨书写当下。翟业军以“锡都就是锡都，马华就是马华”为这一姿态命名，其深层张力在于：当雨林奇观成为马华文学的国际通行证时，市井日常能否承载同等的文学尊严。本文认为，东马与西马并非高下之别，而是马华经验的两极；在“在地经验”的知识谱系中，西马城市的市井并非雨林的对立面，而是马华经验的另一种纵深：它把历史从丛林搬回屋檐之下，让族群共处的日常成为叙事的土壤。黎紫书的西马城市书写以“在地”纠正“奇观”，恰使马华文学的版图趋于完整。

（二）南南联结：黎紫书跨族群书写与全球南方其他区域文学的对话

全球南方文学的互证不必经由北方中转，黎紫书的写作正提供南南对话的接口。其一，与拉美文学的联结：马绍玺明确指认黎紫书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赋魅”与“祛魅”双线并进，操乐鹏则析出其马尔克斯式的时态句法与普鲁斯特式的记忆诗学，楼上楼的女鬼、会问路的亡魂与马尔克斯、鲁尔福笔下的亡灵世界声气相通，但黎紫书将魔幻日常化，鬼魅不再是超现实装置而是市井信仰本身；这与其说是“赋魅”，不如说是对“祛魅”的反拨，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在南洋并未完成，神明仍与凡人同住。其二，与印度文化经验的联结：迦尼萨象神贯穿全书，拉祖之名近于泰米尔语 Rajah，淡米尔歌谣与印度鼓声进入华文叙事，这与印度英语文学、泰米尔文学处理多语混杂的路径形成平行；迦尼萨的断牙在中国语境中几无先例，却被黎紫书化为牺牲与救赎的南方寓言，可见南方诸传统之间的可译性。其三，与更广义的南方经验的联结：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并存的锡都，是后殖民南方城市的缩影，其“磨合与共处”的经验可与加勒比、非洲文学中的克里奥尔处境互为镜鉴，全球南方文学共享的，正是这种以混杂性抵抗纯净叙事的语法。需要说明的是，南南联结在马华研究中尚属拓荒，本文的比较仍以平行与呼应为主，系统的跨国文本对读有待比较文学方法的展开，这恰是黎紫书研究通向全球南方的学术空位。

（三）区域边缘经验的文学价值：对西马主流马华叙事的补充与改写

西马马华叙事的主流长期由历史悲情、族群冲突与中国性焦虑主导，黎紫书以女性、盲人、市井三重边缘视角予以补充与改写。伍燕翎将《流俗地》定位为首部女性视角的方志文本，以地方志笔法写女性精神归属，改写了大写历史的性别盲区；操乐鹏更将其体式溯至史传“列传”与说书人的素人志传统，指出长篇乃由短篇《虚线连接二则》衍生而来。谢蓉指出黎紫书以“小写”历史回应铁抗、方北方式的反殖建国史诗，马共题材在《州府纪略》中化为女伶与彩莲的爱情外衣，历史由此获得日常的体温；刘俊则以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与《红楼梦》的“类”人物为参照，指出黎紫书的锡都具备自成体系的文学地理。朱崇科曾质疑这一策略的“失据”：情节淡化，对大马当下乏力，拉祖之死“如石子落水”。但边缘经验的文学价值恰不在于提供雷霆，而在于细密：韩宇瑄论其“细腻中见大气象”，李俏梅析其诗性叙事中的存在领悟，都指向同一判断，当中心叙事热衷于总结时代时，边缘叙事以一个人的死、一道咖喱的气味、一台德士电召台的兴衰，保存了时代无法概括的部分。素人志的体式决定了小说的目光始终向下：说书人不以英雄为对象，而以众生为对象。这不是对主流的逃逸，而是对主流的补充性改写，让“流俗”成为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五、全球南方文学版图中黎紫书书写的价值与启示

（一）跨族群书写对中心—边缘秩序的文学解构：马华经验的世界性意义

黎紫书的跨族群书写在三个层面实施对中心—边缘秩序的解构。其一，叙事主体的倒置：以盲女银霞，即边缘中的边缘，作为公平观世的支点。黎紫书自陈失明者如同蒙眼的司法女神，弱者由此反转为人间的裁判者；银霞的声音亦被比作“前世传教士”，电台接线员的身份使她成为整座城市的听觉枢纽。其二，语言秩序的松动：多语混杂进入华文文学，使“标准汉语”这一隐形中心失去单音独鸣的权威，南洋腔调成为合法的文学语言。黎紫书在《语言的芜杂与美丽》中写道，华文“被家国上的政治和历史抚育过，被殖民的背景润饰过，被友族的亲切问候和色彩丰富的文化打动过”，语言的芜杂正是南方历史的皱纹。其三，空间叙事的重置：楼上楼从“城中最高”到“暗角”的位移，把边缘经验空间化、物质化，边缘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被看见的处所，锡都由此从一个具体的马来西亚城市上升为可辨识的南方城市原型。马华经验的世界性意义正在于此：华、巫、印三大族群在同一屋檐下共存、摩擦、疗伤的百年史，是全球南方多族群社会普遍处境的浓缩样本；“流而不俗”的书写则提供了一种以日常对抗宏大、以地方性知识对抗中心话语的美学方案。当《流俗地》以平行而非依附的姿态与拉美、印度文学对话时，它证明边缘不是中心的匮乏，而是另类的丰饶；王德威尝以“张贵兴出奇制胜，黄锦树怨毒著书，黎紫书探触悲悯”概括三家之别，悲悯正是边缘经验最具世界性的表情。

（二）对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文学话语建构的启示

就华语文学研究而言，黎紫书提示研究者突破“中国性”的一元框架，以“在地性”与“主体间性”重绘华语文学版图：马华文学不应只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缘支流，而应被视为全球南方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新生代作家对“在地性”的自觉，与后殖民批评对“后民族”身份的思考同声相应。就全球南方话语建构而言，黎紫书的启示在于方法：去中心化不能止于口号，而需吉尔兹式深描的耐心，地方性知识只有经由文学的诗性转译，才能成为可流通的世界性知识。翟业军引黄锦树语“马华文学政治动力远大于文学动力”，而黎紫书“作为异数”以文学自身的力量说话，正说明南方文学话语的建构必须尊重文本的美学主权；黄锦树曾以“513 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质疑后设游戏的有效性，黎紫书的回应则是将历史还给日常，让象征下沉为生活本身。就方法论而言，本文印证了文本细读、史料梳理与理论对话内外打通路径的有效性：锡都的矿业史、新村制度、族群政策与银霞的盲文信、巴布理发室的气味互为表里。当然，全球南方视角下的马华研究仍处拓荒期，跨族群书写与南南联结的学理体系有待更多个案支撑，这是黎紫书研究面向未来的广阔空间。

结语

黎紫书以盲女银霞的非视觉深描，将马华文学的族群寓言改写为南洋众生的日常史诗：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楼上楼共居、共食、共节庆，

“共生与隔阂并存”的市井真实取代了单一悲情；“盲”作为方法、方言俗语与魅态文化作为语言与信仰的深描，使跨族群书写完成从先锋创伤到日常共生的美学转向；锡都的矿业兴衰、空间位移与地方感形塑，则以地方性知识回应全球南方文学去中心化的命题。其价值不只在为马华文学确立“流而不俗”的经典品格，更在于以平行而非依附的姿态参与全球南方的文学对话，证明边缘经验的文学尊严。本文亦存局限：南南联结的比较仍以平行呼应为主，缺乏系统的跨国文本对读；东马—西马之外，与印度英语文学、菲律宾华文文学等南方文脉的横向参照尚待展开。未来可从比较文学方法、跨媒介传播、影视改编与译本接受等方向继续拓展，使黎紫书研究真正汇入全球南方文学的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1] 刘健. 马华文学身份书写转变的社会性研究——以《流俗地》为中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25(1).

[2] 刘俊. 黑暗·地方志·写实/象征——论黎紫书的《流俗地》[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2(1).

[3] 林培源. “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流俗地》[J]. 南方文坛, 2021(6).

[4] 蒋成浩. 黎紫书小说的梦魇氛围与异质空间[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5] 张嘉茵. “禁锢”与“出走”——黎紫书小说欲望书写的两种空间维度[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

[6] 郭紫薇. 记忆唤醒之后：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的后设与后记忆[J]. 小说评论, 2025(1): 102-109.

[7] 李世鹏. 多维度时空图景的建构[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8] 李俏梅. 叙事的诗意及对存在的诗性领悟——论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的诗性叙事结构[J]. 中外文论, 2021(2).

[9] 蔡晓玲, 韦丁华. 先锋与传统之间：黎紫书小说叙事技巧流变[J]. 小说评论, 2025(1): 110-118.

[10] 潘雨菲. 黎紫书论——以《流俗地》为中心[D]. 扬州: 扬州大学, 2024.

[11] 王艳芳. 南洋浮世绘：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地方”书写[J]. 华文文学, 2021(3).

[12] 梁秀敏. 黎紫书小说的“锡都”空间研究[D]. 南宁: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13] 戴瑶琴. 《流俗地》“在地”书写的方法[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2): 60-65.

[14] 操乐鹏. 讲故事的人及其马华素人志——论黎紫书《流俗地》的体式与修辞[J]. 海峡人文学刊, 2022, 2(4): 56-67.

[15] 徐炯, 徐德明. 《流俗地》解字说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2(2).

[16] 徐德明, 吉开金. “俚”失求诸“夷”：市井小说的《流俗地》迂回[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2(3): 188-195.

[17] 孙金潮. 黎紫书长篇小说的底层叙事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6.

[18] 秦俊杰. 论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中的“饮食南洋”[J]. 华文文学, 2025(3): 77-82.

[19] 孟玉. 黎紫书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D]. 荆州: 长江大学, 2024.

[20] 胡星灿. 作为方法的“盲”——论黎紫书的《流俗地》[J]. 华文文学, 2022(3).

[21] 高玉. 盲者回忆录：《流俗地》建构历史记忆真实的物质性书写[J]. 文学研究, 2023(1): 106-114.

[22] 陈雅思, 朱文斌. 论黎紫书《流俗地》的不可靠叙述[J]. 华文文学, 2026(2): 27-36.

[23] 刘诗宇. 不见色，无字书——评黎紫书《流俗地》[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6).

[24] 曾麒霖. “自我”拓展与想象：论黎紫书《流俗地》的诗意世界建构[J]. 文学研究, 2024(1): 32-40.

[25] 李礼.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叙事特征[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5).

[26] 谢晓莹. 族裔、间、黑暗之心——流动性视角下的黎紫书小说[J]. 美与时代（下）, 2024(12).

[27] 马绍玺, 邓宇璇. 鬼神的欢聚与抚慰——论黎紫书《流俗地》的魅态文化书写[J]. 华文文学, 2025(2).

[28] 陈欣欣. 以“民间”作为方法：《流俗地》中的狂欢叙事[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26, 41(4): 115-124.

[29] 韩宇瑄. 细腻中见大气象——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叙事品格[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2).